

# 中国女性吸毒者的群体异同研究

刘 柳 段慧娟

**内容提要** 中国的毒品问题日趋严重,以海洛因为主的传统毒品未有消散,而以冰毒为主的新型毒品却呈现快速上升势头;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使用者既有交叉又有不同,而吸毒人群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年轻化的趋势和复杂的毒品滥用局面。本研究即是基于对46位女性吸毒者的访谈,通过经验性的描述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女性吸毒者的生活状态,以及传统毒品使用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群体之间的异同。研究发现,两类群体在其人口学特征、对待毒品的认知和态度、吸毒经历以及对彼此的看法有相似也有差异。根据研究所得结果,本文亦提出海洛因和冰毒两个群体间年龄和对毒品体验的显著差异不仅源于中国毒品市场的变迁,也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全球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毒友圈子和不良的毒品亚文化也对女性吸毒者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针对性的提出可通过强化教育宣传和增强社会支持等方法来有效控制女性吸毒问题。

**关键词** 女性吸毒者 海洛因 冰毒

刘 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210093

段慧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210093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7.04.008

## 一、研究背景

毒品一般是指使人形成瘾癖的药物。从流行时间来分,可将毒品分为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两大类,其中传统毒品主要是指鸦片、海洛因等阿片类且流行较早的毒品,这些毒品基本都是罂粟的提取物或合成物,主要的作用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镇静和放松作用。在此类毒品中,海洛因是最盛行的一种,具有极强的成瘾性,距今已有一百年余历史。中国由于地理上与传统的罂粟产地接壤,故一直是国际海洛因贩运的“黄金通道”。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逐渐成为一个海洛因的消费大国。新型毒品则是相对传统毒品而言出现较晚、且由实验室人工合成的毒品,主要指冰毒、摇头丸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工作与吸毒人群矫治研究”(项目号:14CSH059)阶段性成果。

苯丙胺类药物。此类毒品和传统抑制剂类毒品的功效相反,主要是致幻剂和兴奋剂,兴奋剂能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使人产生持久的兴奋作用,而致幻剂则能使人产生幻觉,导致自我歪曲和思维分裂。在新型毒品中,目前最流行的是冰毒。中国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歌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中开始出现冰毒并逐步流行。虽经过多年的禁毒努力,传统毒品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新型毒品的滥用则呈快速上升势头,且在年轻吸毒者中流行。如今,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使用者既有交叉又有不同<sup>[1]</sup>,而吸毒人群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年轻化的趋势<sup>[2]</sup>和滥用局面。

##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对毒品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1)从宏观层面对毒品问题的思考、理论解释以及对毒品犯罪的司法探讨<sup>[3]</sup>,这一类研究通常缺乏一手资料,而以思辨性探讨为主;(2)从微观层面对吸毒者生理(如HIV感染)或心理(即各种心理问题)问题的研究<sup>[4]</sup>,这部分研究通常以医学或心理学视角为主,较少涉及社会背景对吸毒人群的影响。尽管近些年也出现了少量社会学视角的实证调查<sup>[5]</sup>,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气候,讨论的内容也相对单薄,很难从中勾勒出吸毒人群各方面的状况。

近些年中国学者对毒品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对传统毒品使用群体转移至新型毒品使用人群的调查<sup>[6]</sup>。经对比研究发现,相比较于传统毒品的使用,新型毒品的使用者大多更倾向于在夜总会、酒吧、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中使用<sup>[7]</sup>。不过,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毒品使用管控与打击的加强,越来越多的新型毒品使用者放弃在娱乐场所中聚集,转而将吸毒场所转移至宾馆或者家中等更加私人化和隐秘化的场所<sup>[8]</sup>。也有研究发现,与使用传统毒品群体相比,使用新型毒品群体的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水平较高,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利用度也较高<sup>[9]</sup>。

然而,相对于男性吸毒者而言,针对中国女性吸毒者的研究并不多见,更鲜见关于不同类型的女性毒品使用者之间异同的研究。虽说男性吸毒者依然占据其主要部分,但在近年使用冰毒等新型毒品的人群中,女性几乎达到和男性相等的比例,并与卖淫等社会问题相联系。因此,本文希望通过一些经验性的描述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女性吸毒者的生活状态,以及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使

[1]李骏:《吸毒人员的群体特征——海洛因和新型毒品的比较分析》,〔北京〕《青年研究》2009年第1期。

[2]孟向京、王丹瑕:《吸毒、贩毒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北京〕《人口研究》2000年第24卷第3期。

[3]来海军:《循证矫正视野下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思考》,〔北京〕《中国司法》2013年第12期;欧阳涛、柯良栋:《吸毒、贩毒现状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3期;周小琳、杨碧:《导致吸毒的因素探析》,〔北京〕《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7期。

[4]邓小娥等:《348例海洛因依赖者健康状况调查分析》,〔南宁〕《应用预防医学》2013年第5期;王垒等:《吸毒者心理社会生活质量分析》,〔上海〕《心理科学》2004年第2期;朱海燕等:《不同康复时相戒除者对海洛因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杭州〕《应用心理学》2005年第4期。

[5]韩丹:《新型毒品问题现状与社会成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杭州〕《公安学刊》2008年第2期;蒋涛:《吸毒人群社会支持网研究: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的调查》,〔上海〕《社会》2006年第4期;夏国美:《社会学视野下的禁毒研究——青少年吸毒问题调查》,〔上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

[6]范志海、李建英:《青少年吸食合成毒品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上海市100个吸毒青少年个案的调查》,〔上海〕《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4期;刘明、关纯兴:《当前我国苯丙胺类毒品的滥用特点与相关问题探讨》,〔北京〕《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6年第15期;沈康荣:《新型毒品使用者的群体特征》,〔上海〕《社会观察》2007年第6期。

[7]李骏:《吸毒人员的群体特征——海洛因和新型毒品的比较分析》,〔北京〕《青年研究》2009年第1期;徐小良:《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吸食新型毒品相关情况调查分析与对策》,〔北京〕《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2年第1期。

[8]夏国美、杨秀石、李骏、缪佳:《新型毒品滥用的成因与后果》,〔上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9]罗旭、刘雄文:《吸食新型毒品戒毒人员心理行为特征分析与矫治对策研究》,〔天津〕《社会心理科学》2013年第7期。

用者和以冰毒为代表的新型毒品使用者群体之间的异同。也希望经此研究,使得今后在探讨面对女性吸毒者的干预、矫治方法时,能够更加有针对性,从而达到较好的预防和矫治的目的。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一项关于中国女性吸毒者生活经历的研究。通过对我国东部地区一所女子强制戒毒所(机构J)中的46名女性吸毒者分别进行了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对其的吸毒历史和生活经历有了详细而充分的了解,并据此形成了本篇论文的第一手资料。考虑到参与者身份的特殊性以及研究道德的问题,所有参与者均为自愿参加;在数据分析和论文呈现中,研究者对每位参与者均编注了代号,以确保其真实身份的保密性。

### 三、研究发现

1. 两类女性吸毒群体人口学特征异同 本研究共涉及46位被访者,其中27位为冰毒使用者(有6位偶尔使用其他毒品),19位为海洛因使用者(有8位偶尔使用其他毒品)。表1即为两类不同的毒品使用者的人口学特征对比:

表1 女性冰毒和海洛因使用者的基本情况对比

		冰毒使用者(27人)	海洛因使用者(19人)
年龄	平均	26.6岁	38.4岁
	年龄跨度	16-55岁	28-44岁
婚姻状况	已婚或同居	3人	4人
	单身、离异、寡居	24人	15人
孩子	没有孩子	24人	10人
	1个孩子	3人	8人
	2个孩子及以上	0人	1人
童年经历	缺少父母管束	10人	5人
	虐待	10人	6人
	溺爱	2人	4人
	正常	2人	2人
	不详	3人	2人
受教育水平	文盲	1人	1人
	小学	2人	2人
	初中	16人	5人
	高中(中专)	4人	10人
	大专及以上	4人	1人
吸毒年限	1年及以下	9人	2人
	1-5年(包括5年)	9人	3人
	5-10年(包括10年)	6人	2人
	10年以上	3人	12人

2. 对毒品认知的异同

冰毒使用者普遍认为,和海洛因相比,“冰毒其实不上瘾”,更有认为“冰毒不是毒品”,自己完全可以控制使用。这就是一种对冰毒持有的“无瘾说”、“无害说”和“可控说”的观点。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东西(指冰毒)就跟咖啡没什么差别,只是提提神的。我吸的少,身体上也没什么影响,也没哪不舒服,你看我神智也清楚,没哪儿不正常吧。(ML24)

我觉得那个(指冰毒)又不成瘾,我就可以抽。我不抽的时候我就丢在一边,我就不去想它。不像那个海洛因一样。海洛因每天眼睛一睁开,噢,我要去拿货了,这样。(MF17)

还有人认为冰毒具有“药”的功能,能治病、止痛、提神、醒酒甚至是减肥的“良药”:

我是2012年4月开始吸毒的,我当时吸毒就是为了止疼。因为我当时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淋巴发炎,身上好多地方都肿起来了,非常的疼,当时还打了三个多月的吊针也不见好转,医生说可能会变成淋巴瘤。我的前男友是贩毒的,他看我这么痛苦,就告诉我让我吸食冰毒止疼,这种方法还挺管用的,疼的时候吸上几口就不疼了。我对冰毒其实没什么瘾,我也不觉得吸冰毒会上瘾,我纯粹是为了止疼。(MX30)

朋友见了我都说我胖了,他们说吸点(冰毒)减肥吧。我想吸一口也不会怎么样,再说我不会那么倒霉又被抓吧,我就是为了减肥,所以就又碰了。(MD02)

和冰毒使用者的观点相类似,一些海洛因的使用者也表示,其最初开始使用海洛因就是源于“治病”、“镇痛”或者“醒酒”的需要:

当时对毒品没什么概念,起初就是为了治疗头疼。为了治疗头疼我也尝试着用了很多方法,但是也没什么效果,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吸海洛因对治疗头痛非常有效,吸了立马就不疼了,我就听了朋友说的吸了,果然吸海洛因真的挺有用。(MX28)

第一次接触毒品,是在我开的卡拉OK店里。一位客人跟我很熟,拿出一包白色的粉状(海洛因)的东西,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醒酒。我当时喝了很多酒,一听可以醒酒,就试试。(MD01)

相比冰毒来说,海洛因的身体成瘾性更加明显,“犯瘾”的症状也更加强烈。因此,在“海洛因会上瘾”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海洛因使用者还是冰毒使用者在认知上表现的极为一致。一位海洛因使用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了这种“上瘾”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海洛因啊,吸了就上瘾,这种身体上的瘾扛不住的,也不想抽,戒的时候也不想吸,但身体上扛不住诶,很难受,抗不了,你还得花钱去拿,等于你不抽不行,难受的呀。(MF12)

而冰毒的使用者则常常表示由于海洛因的“犯瘾”问题,自己是不会去碰海洛因的:

我知道冰毒不像白粉(海洛因)那样有瘾的,要是像白粉一样,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MD09)

不过,一些海洛因使用者却表示,尽管她们在吸毒之前就知道使用海洛因会“上瘾”,但是对其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对其的危害性了解也不充足,就像这位参与者所言:

其实在吸毒之前,我就知道海洛因会上瘾。但没有去了解海洛因它会伤害身体多深。

如果我了解,我根本就不会碰。也不会有这后面的事。(MD01)

而一旦开始使用海洛因,几乎很短时间就会成瘾,并且很难戒除,这一点也得到了大多数参与者的认同。有一些参与者表示,在海洛因的吸毒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第一口就没有最后一口”,充分表现了海洛因的难以戒断性。正如以下两位海洛因使用者所言:

吸毒的人当时吸的时候,都想这次是最后一次了,下次再也不会吸了,但是每次都给自己的是最后一次机会,每次都会又吸上。(HF11)

现在知道可怕了,真是“一日吸毒,终生难戒”,后悔肯定是后悔,但是没办法,这么多次都戒不掉,我也没办法了。(HL21)

相对于海洛因“犯瘾”的痛苦和难以戒断性,冰毒的身体成瘾性症状较为轻微。并且一般中小剂量的使用,可以提高人的心境,有能力增加、觉醒程度提高的感觉,表现出精神振奋、清醒、机敏、话多、兴致勃勃、思维活跃、情绪高涨、注意力集中、工作能力(特别是技巧性工作能力)提高,而且长时间工作或学习无疲劳感、无饥饿感。这使得使用者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现它的危害性。不过,由于其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类药物,它对人的神经系统有极大的破坏性。高剂量或重复使用冰毒可产生中毒性精神病,表现出有被害妄想、幻觉,多为幻视,也可能出现听幻觉和触幻觉。对于这一点,有部分冰毒使用者表示确实她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玩多了才会有幻觉,第一次不会有幻觉。因为你刚玩不久,不会有幻觉。除非你时间长了,

一个礼拜啊就是那种,就是不睡觉什么的,你才会有幻觉。一般情况是不可能有什么幻觉的。但是玩到最后,你就会出现幻觉幻听,是很恐怖的。你动不动就觉得有人来敲门,动

不动就是,因为你怕呀,你怕被抓呀,天天睡不好的,真得天天睡不好的。(MD10)

而很多海洛因的使用者也借此来表明海洛因比冰毒更不好,因为用多了“脑子会坏掉”:

冰毒那东西伤脑子,吸了以后神经兮兮的,我是不会碰那个的。(HL19)

总体看,很多人在开始使用毒品时都不是很了解毒品的危害性和成瘾性。不过,海洛因由于其较强的身体性反应,其危害性和成瘾性会很快被使用者意识到,只是那时已经为时太晚、很难戒断;相对而言,冰毒的身体依赖性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因此很多使用者抱着不觉得自己使用冰毒有什么问题,只有部分使用时间较长或使用量较多的人了解其损害神经系统进而导致幻听幻视的事实。

3. 对毒品态度的异同 在中国,吸毒被视作一个类似于犯罪的非常边缘化的行为。但是,在调查中,研究者却从不少冰毒使用者口中听到了吸毒“这事儿很普遍”的说法,正如以下这两位所述:

老实说,这事(指吸冰毒)已经很普遍,只是抓到和没被抓到的区别而已。(ML18)

一般酒吧里都有的,都有人卖的,只是你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你知道他有去找他买,他也不卖给你的,都有熟人介绍的。就像我们这儿好多酒吧,到了十一点以后就开始,人家正常的这时候不都回去了嘛,然后就开始摇吧了,全是嗑药(吸冰毒)的,门都关起来了,人家都以为酒吧不营业了,实际都在里边,第二天早上再出来,很正常的。(MF12)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玩儿冰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周围很多人都在玩。使用冰毒在一部分人群中的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以致于已经变成一种“正常”的社交工具,如请客吃饭、敬烟敬酒一样:

一去到那边(朋友家),他们就把那个(冰毒)拿出来了,很自然的,就像你去别人家做客,人家给你倒茶、敬烟一样的,就是都拿那个冰招待客人。(MY36)

还有些使用者则认为它是特定场合下的一种活动,就像去饭店就会吃饭,去KTV就要唱歌一样,在某些特定的场合里使用冰毒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我们朋友聚会,只要到酒吧之类的地方,我们就一起玩毒品。就好像到饭店一定要吃饭一样,我们一去那种场所就会想玩毒品。(MD02)

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玩儿”冰毒可以让朋友间的矛盾释放出来。

比如说我溜(吸食冰毒)之前,我就不会说出来,说了我觉得会伤害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但是不说,我自己又难受。然后有时候坐下来玩这个东西,我就会全部说出来了。其实,这也是跟朋友之间的一种沟通的方式。(MD08)

相类似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海洛因使用者表示,毒品在其生活中被用作是一种社交的手段。

我的朋友喊我到朋友家,情人节就去人家玩嘛。然后到她家的时候,他们在家里把那个粉(海洛因)拿出来就在那边抽嘛。就像到家里请你喝茶一样,她们就拿那个粉来招待你。(HD313405)

她们也同样提到了海洛因在其生活圈子中的普遍性:

周围的朋友都是吸毒(海洛因)的,我刚开始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毒品是什么东西,只觉得跟“毒”字有关,肯定就不好,但是周围的人都在吸嘛,我要融入圈子就吸了。(HL21)

可见,随着毒品的蔓延,一种以毒品使用为中心的行为模式成为毒品圈子中的主流,吸毒行为被毒友圈中人赋予了社交的功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类群体对毒品的态度由社会大众惯常认为的“犯罪取向”转变为“常态取向”。而除此之外,很多毒品使用者(不论是海洛因还是冰毒)均对使用毒品持有侥幸心理,如“吸一次不会上瘾”、“别人能玩我也能玩”、“不会我这么倒霉吸毒死了吧”、“偶尔玩一两次不会被抓”等等。比方说如下这位被访者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我自己吸冰毒以后,整个人变得很懒,也不想工作,而且明显感觉记忆力比之前下降了

很多,还经常会出现耳鸣,做事拖延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时间观念差)。虽然这些情况我后来都有了了解,我自己也是挺怕死的,但总是有点儿侥幸的心理在,觉得我总不会那么倒霉能吸死吧。(MD01)

而另一位海洛因使用者则提到自己有着多年吸毒历史却从未被抓过的“侥幸”经历:

在这之前没被抓到过,十几年我也没被抓到过。派出所的也说我这个保护措施做的好。我说我也不是保护措施做的好,有时候也是侥幸吧,这次就是侥幸不过去了。(HC42)

再者,一些已经使用海洛因较长时间的参与者表示,在她们开始接触到海洛因时(通常是上个世纪90年代)，“玩儿”海洛因被认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那是“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的东西”:

九几年的时候,吸毒(海洛因)还是有钱人才能玩的起的东西。我家里条件也算不错。最初都是我朋友请我玩,后来我也会拿钱出来请朋友们一起玩毒品。(MD02)

这些参与者在叙述自己的吸毒往事时常常透露出一种“自豪感”,有人甚至表示,自己明知道海洛因不是好东西,依然挡不住这种“身份”的诱惑:

因为我朋友都是,就是我自己一开始不敢吸,怕吸。人家说的,看看身边的朋友犯瘾的时候也很恐怖。就是心里有种胆怯。但是,说实话,心里唯一的一个判别是什么——有钱那都没有这些事情。有钱你能买到(海洛因),你就不会痛苦,不会犯瘾。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你拼命,你有本事让自己有钱了,你就不会怎么样。(HD04)

由此可见,在对待毒品的态度上,海洛因使用者和冰毒使用者都有将毒品作为一种社交手段,毒品在她们的社交圈子中也颇为常见;此外,虽然一些人已经了解到毒品的危害,但仍抱有侥幸心理。由于海洛因的使用者大多使用毒品的年限较长(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那时毒品还是新鲜玩意儿,价高而难得,因此被视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此种现象冰毒的使用者却较少提及。

4. 生活经历与吸毒历程的异同 依据前文的人口学特征所示,海洛因使用者和冰毒使用者群体的差异很大。前者大多较为年长,且拥有较长时间的吸毒历史;而后者则大多很年轻,且吸毒历史较短。不过,她们在生活经历和毒品使用历程方面却有着很多极其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她们普遍倾向于将毒品看做是“忘忧草”,是遇到各种生活问题时强而有力的“解决办法”;很多参与者都表示,自己只要遭遇压力、烦恼、空虚时,就会想到使用毒品。就像如下这位海洛因使用者所述:

情绪一低落,波动,就会往这个毒品上面走。本身前面就是有这个认识的。如果是从来没接触过毒品,倒是不一定会……对吧。以前都接触过这个东西的,知道毒品可以带给你一种什么感觉,肯定就想去寻找那种感觉,想把这些烦恼统统忘掉,就是这样。(HC42)

当然,很多毒品使用者也知道,即使毒品能够带来一时的愉悦,吸食毒品终究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并不能真的解决现实问题:

当时和男朋友(贩卖毒品的)刚分手,情绪比较低落,感觉自己内心的伤痛无法平复,为了找地方发泄情绪,也算是为自己玩毒品找了一个借口,加上自己内心还有好奇的成分存在,就开始吸毒了。那个时候,每天都在吸,一连吸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虽然吸毒的时候可以让我忘记失恋带来的痛苦,但是不吸的时候就能清晰的感觉到内心的伤痛其实还在,根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忘记,只有通过时间来抹去伤痛。(MX35)

虽然我们的社会在不断的强调使用毒品的危害,我们也看到很多使用毒品后致死致残的例子,但是,每年依然有很多人在使用毒品,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吸毒者的行列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呢?依据访谈资料,有理由相信这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理由:毒品可以忘却烦恼,带来快乐。

(用了海洛因之后)慢慢的感觉就是,人睡到床上,手也没有脚也没有,就感觉有个头睡

在床上,那恐怕就是别人说的飘飘欲仙的感觉吧。(HN37)

这可能就是人们选择吸毒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我们所最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即吸毒可以带来的快乐是不吸毒的人所无法想象和感受的。虽然毒品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却可以带来暂时的解脱。而这一暂时的放下生活的困扰却令这些女性着迷,将其当作应对困难的手段。

当然,使用毒品可以带来片刻的解脱,但它的危害终究还是很大的。有些参与者提及自己曾经尝试要摆脱毒品,可是戒毒却并非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两类毒品使用者均表示,很多时候自己不是不能够戒掉毒品,而是自己摆脱不了吸毒的朋友圈子:

我们那里应该是海洛因比较泛滥的地方。更何况我接触的圈子,走在大街上,到处有人叫我名字,然后一看啊,就是以前的吸(海洛因)的熟人。都是一些吸毒的,好像突然间觉得好亲切。哎呀,走我们出去玩玩,出去喝两杯咖啡,喝茶什么的,后来很容易就又吸了。感觉自己戒不掉,脱离不了那个圈子。(MF17)

只要我还和这个圈子(吸冰毒的圈子)有联系,那肯定还会再吸的。(MX35)

可见,毒友圈对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吸毒者大多很难和不吸毒的人交朋友,故朋友圈子里几乎全是吸毒的。这使戒毒变得很困难,而很多参与者都认为只有“摆脱圈子”才有戒断毒品的可能。

虽然两类吸毒群体都提到朋友圈在其吸毒历程中的重要性,然而相对来说,冰毒使用者群体会受到比较大的群体压力,就如同以下这位参与者的经历:

接下来两三天左右,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到他们那去玩,去的时候,她们也没有玩东西(冰毒),然后坐了一会,有人过来了,就是说玩东西。当时(我)没玩,然后朋友的意思是,我不玩,别人就把我当成那种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比较另类的那种,就感觉好像你跟他们不是一类的。这朋友还算朋友?然后我就玩了。(MD06)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冰毒的特性所决定的,它属于神经兴奋类药物,通常都是群体化使用;相对来说,海洛因由于其属于抑制类药物,使用通常是个人行为,较少出现群体共同使用的状况,因此遇到这种群体压力的情况也不常见。

虽然参与者大都提到她们的朋友圈子以及这个圈子对其生活的重要性,却鲜见有人提及自己有什么“知心朋友”,相反,无论是海洛因还是冰毒的使用者,均表示“吸毒的人不可信赖”:

她们(指毒友)不是我可以直接交心的朋友。我吸毒的圈子,就是两个女的。和她们没有什么来往的,也就一起出去吃个饭吧,做个指甲吧,弄个头发吧。不会交心。(MD10)

有一次,一个和我一起玩冰的朋友差点把我卖了。我挺相信她的,但那一次他把我叫去一起玩,去了之后才知道让我和另一个男的单独在一起,找点乐子。好在那个男的比较开明,知道我事先不知道,也没强迫我和他发生关系。出了这件事之后,我基本没和这个朋友联系了,但我自己就觉得她是因为吸冰毒把人的品质给吸坏了才这样的。(MX33)

综合来看,两类吸毒人群都强调了吸毒可以令她们暂时摆脱烦恼,是一种片刻的解脱;也都承认由于所处朋友圈子的问题,戒毒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相对而言,由于冰毒使用有集体性特点,一些女性还会遇到群体的压力而被迫吸毒,从而增加了戒毒的难度。总的说来,女性吸毒者对自我及吸毒圈子的态度都较为保守和消极,多数女性将与“圈子”的交往限定在吸食毒品的范围内,而对于深层次的交往则持反对态度。当然尽管如此,由于社交的需要,她们也并不会真的远离毒友圈子。

5. 两类人群对彼此的看法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海洛因使用者和冰毒使用者相互看不起,这一发现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细究之下发现,其相互看不起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由于海洛因和冰毒的药物类型不同,导致两类使用人群都觉得自己使用的毒品较为“健康”,而另外

一种则对健康危害较大。具体来说,海洛因使用者认为冰毒是化学制品,会对精神状态有损伤,“把脑子吸坏”;而海洛因则是植物提纯物,“绿色天然”,对身体的伤害没有冰毒大。冰毒使用者则认为吸食海洛因的都是一群“粉呆子”,因为海洛因有强烈的“犯瘾”反应,犯起瘾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冰毒则被大多数使用者认为是没有“犯瘾”一说的,所以“吃相”好看很多。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毒品使用者大都觉得和使用同样毒品的人“有共同语言”,而和使用不同种毒品的人则“说不到一块儿去”。这也是和毒品本身的药理特征相关的,海洛因是抑制类药物,使用之后人是半麻醉状态,表现为放松和昏昏欲睡;冰毒则是兴奋类药物,使用之后可使人长时间兴奋。正因为两种毒品使用过后身体反应有很大的差距,两类吸毒人群也很难沟通。

此外,由于海洛因有明显的身体戒断反应,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成瘾性强的毒品,但是冰毒戒断反应不那么强烈,以致于很多人对其持有“不上瘾”、“无危害”的想法,或者至少认为其相对于海洛因来说身体反应较小,不会有那么难以接受的“犯瘾”现象。再加上现在冰毒在毒品市场上越来越流行,而海洛因正被逐渐视作为“老古”的玩意儿和“过时”的产品,一些原本吸海洛因的“粉呆子”转而开始“溜冰”(吸冰毒),在吸毒者的圈子里,甚至出现了以“冰”(冰毒)戒“粉”(海洛因)的观念。

是啊,我感觉是这样(冰毒比较好)。这也是我为什么海洛因从那次戒了以后就没玩过。感觉还是冰好,冰还可以跟小姐妹一起聊聊天啊什么的,玩海洛因在家里面一个人,偷偷默默地,还要避着我妈。我感觉(冰毒)没有海洛因那么强(身体反应)。不过这也可能跟我的性格脾气有关系,因为我性格脾气本来就外向,有什么喜欢讲的。(HW38)

当然,也有部分参与者表示自己是海洛因的“忠实用户”。她们认为冰毒不如海洛因,“吸着没意思”,所以在尝试过冰毒后,仍然选择继续吸食海洛因:

(我)就是这次抓进来之前,碰过冰了。一种是化学品,一个是植物。不一样。然后抽了两次,感觉冰抽了以后,精神马上好的不得了,精神挺大的,不睡觉。我觉得没意思,还是搞海洛因。(HD05)

我只吸海洛因,冰毒摆在那里我都不会碰,因为吸海洛因的话再吸冰毒对我自己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再好的冰我都不会吸的。反正他们说溜冰怎么的,但我不喜欢。(HF11)

总结来看,冰毒使用者和海洛因使用者两类人群的界限还是比较明显的。通常冰毒使用者很少会接触海洛因使用者,也不太会尝试使用海洛因;而一些海洛因的使用者则会尝试使用冰毒,甚至有些会采取用冰毒“戒”海洛因的办法从使用海洛因转而使用冰毒。

#### 四、讨论和结论

基于访谈所得,本研究发现中国女性海洛因和冰毒的使用者群体在其人口学特征、对待毒品的认知和态度、吸毒经历以及对彼此的看法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亦存在明显的差别。总的说来,海洛因的使用者较为年长,吸毒历史较长。虽然有些在开始吸毒时不太了解毒品的危害性,但由于海洛因极强的成瘾性,她们大多在很短时间之后便清楚的了解海洛因的危害。不过由于很难摆脱吸毒的朋友圈子,想要戒断非常困难。而冰毒的使用者相对较为年轻,吸毒历史也较短。同海洛因使用者不同,她们大多不认为冰毒具有成瘾性和危害性,故而很多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好,反而将其视为一种“普遍”的社交手段。比较来看,两类人群相互之间界限明显;但是由于冰毒更加“时尚”以及被认为具有“较小危害性”,因而一些海洛因使用者会尝试转用冰毒。

再者,两个群体间年龄和对毒品体验的显著差异首先源于中国毒品市场的变迁,而在更广阔的意

义上则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全球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sup>[1]</sup>。新世纪以来,冰毒的蔓延势头在中国的毒品市场可谓势不可挡,大有取代海洛因成为中国毒品市场主宰者的趋势。如果仅考察新进入毒品世界的年轻人,则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冰毒使用者。这得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海洛因为重点的禁毒教育和禁毒宣传,大部分年轻一代的吸毒者都对“海洛因不能碰”有着强烈的认同感,相对的却对冰毒的有害性和成瘾性没有任何了解,而间接导致了冰毒的广泛流行<sup>[2]</sup>。这也反映出时下中国禁毒教育与禁毒宣传的不足。根据本次研究发现,很多人(尤其是新型毒品使用者)对毒品的认识以及态度方面依然存在很多盲区,相应的也是由于对毒品缺乏了解或者抱有不正确的态度而走上吸毒的道路。目前中国的禁毒教育还常常将毒品当做一个整体,而不区分毒品的种类与特性<sup>[3]</sup>。在教育与宣传上常常以海洛因指代全部毒品,这通常导致了冰毒等新型毒品的危害很少被认识。其结果就如本研究所示,在很多冰毒使用者眼中,海洛因及其危害是有目共睹的,而冰毒则是“无害”而“可控”的。同时,因为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中国社会在更加广阔的意义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西方流行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渗透进中国社会,比如歌舞厅、俱乐部、光鲜的夜生活以及其所象征的“国际大都会”意象<sup>[4]</sup>。这些娱乐场所以及夜生活的普及促进了冰毒等新型毒品的流行,因其兴奋剂型的药理特征以及群体化的使用方式也与歌舞厅、俱乐部等夜生活更加匹配。而这一切都使新型毒品使用者们有种自己生活在潮流尖端的感觉。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毒友圈子和不良的毒品亚文化对女性吸毒者有着重要的影响。据本次调查显示,无论是使用何种毒品的女性吸毒者都强调了“朋友圈”对其吸毒经历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可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首次吸毒原因中,我们发现毒友的引诱和误导是她们尝试毒品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毒友的误导和引诱,她们在对待毒品的认知和态度上形成了不正确的认识,从而走上使用毒品的道路。第二,一些女性表示在自己曾经想要戒毒的过程中,会迫于朋友的压力而复吸。第三,有一些参与者提及自己吸毒是为了融入“圈子”,获得毒友的认同。可见,在这些由吸毒者组成的毒友圈里存在着一种毒品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传播功能使得女性吸毒者将自己的吸毒行为合理化和常态化,从而达成对毒品亚文化的认同。这种亚文化也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新进入的成员通过吸毒而“融入”以及阻止已有成员通过戒毒的方式脱离。可见,对于女性吸毒者来说,吸毒并非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更多的是一种吸毒群体的亚文化。

我们认为,如果在今后的针对女性吸毒群体的禁毒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就需要从两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是强化禁毒教育和禁毒宣传活动。在内容上,可区别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并针对新型毒品的辨认及危害做着重说明。在宣传人群上,则应侧重于青少年,尤其是对歌舞厅、俱乐部等夜生活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在形式上,则可采用较为生动地动画、影片等能够引发年轻人兴趣的形式来开展。其次,可增强对女性吸毒者群体的社会支持工作,逐步瓦解其毒品的亚文化,并提供其正常的社会交往的渠道和技巧。这种社会支持工作也同时需要结合家庭和社区等多方面的努力,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帮助,既做到预防年轻的女性群体走上吸毒的道路,也可促使女性吸毒者真正远离毒品。

[责任编辑:天 则]

[1]Laidler, K. A. J. 2005. The rise of club drugs in a heroin society: The case of Hong Kong. *Substance Use & Misuse*, 40 (9-10):1257-78.

[2]梁鑫、郑永红:《当前我国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兰州〕《卫生职业教育》2015年第8期。

[3]杨黎华:《当前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武汉〕《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4]Davis, K. 2015. *Dancing tango: Passionate encount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